

摘要

本計畫在前幾年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研究累積的成果基礎上，繼續進行更大範圍跨方言的文獻蒐集及實地田調資料的採集。在山西的田調除了印證聞喜方言是以元音拉長的方式表現小稱外，在陽城方言更發現了文獻所未記載的像粵方言一樣的「長入調」。江西南昌的田調發現中古非入聲字在現代卻為喉塞韻的例字，可能是小稱加綴所引起，而江西樂安方言的去聲字，如同余干和吉安等方言一般，有中塞式的現象，而且有些其他方言中塞式的字在樂安是後塞式或者已無喉塞尾，此與粵北土話喉塞式小稱演變的途徑如出一轍。湘語長沙方言和雙峰方言中許多中古為陽聲韻但現代為陰聲韻的例外字，透過鼻音尾小稱加綴引發的去鼻化音變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湘語辰溆片方言中古濁聲母平聲字今讀陰去調的特殊情形，也可以以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輪迴的概念得到合理的解釋，陰去調曲折調型與粵北土話曲折調的研究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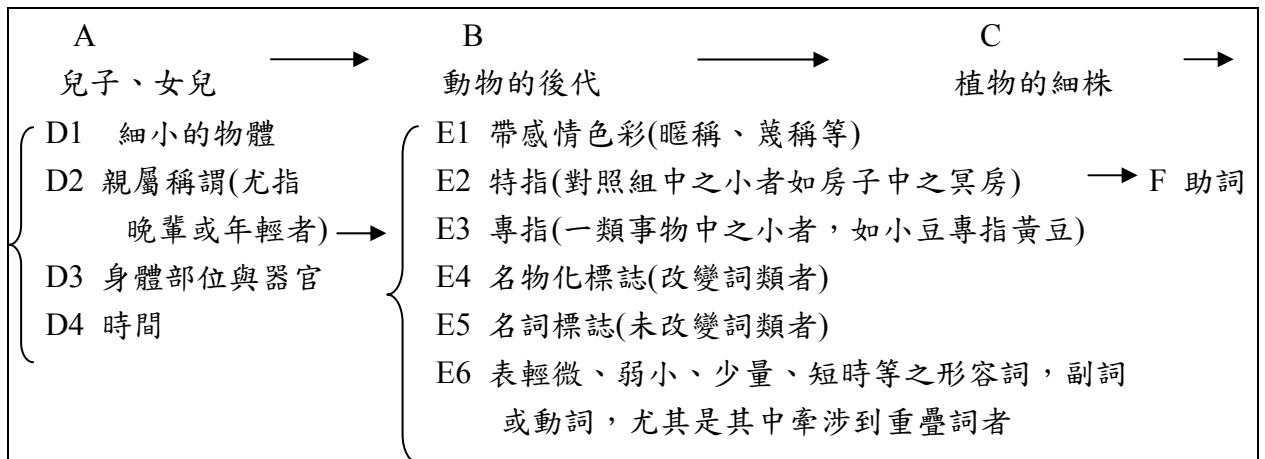
關鍵詞：小稱、喉塞、鼻化、晉語、贛語、湘語

一、計畫緣起

研究者於 2002 年秋季利用休假在中研院語言所進行短期研究，這期間個人對漢語小稱詞在語意及音韻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觀察與初步研究，根據觀察所得語法化輪迴的概念是一個相當好的統攝這方面研究的概念。翌年開始其後三年就召集了一些同好，全面以語法化輪迴的主要概念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

第一期三年的計畫組內同仁共發表了十多篇論文，對各地跟鼻尾/鼻化有關的階段有了深入的了解。但研究也發現輪迴的構想基本上可以成立也提供了研究小稱詞在語意、語音上的變化一個很好的架構(詳見江敏華 2006)，最近甚至有人把這個概念應用於「跂」與「腳」在漢語史演變的研究上。但我們也發現本架構在好幾方面還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我們把原先的架構放置於表一、二，而把改進過的新架構於表三、四、五。

表一：小稱詞語義、語用與語法上的語法化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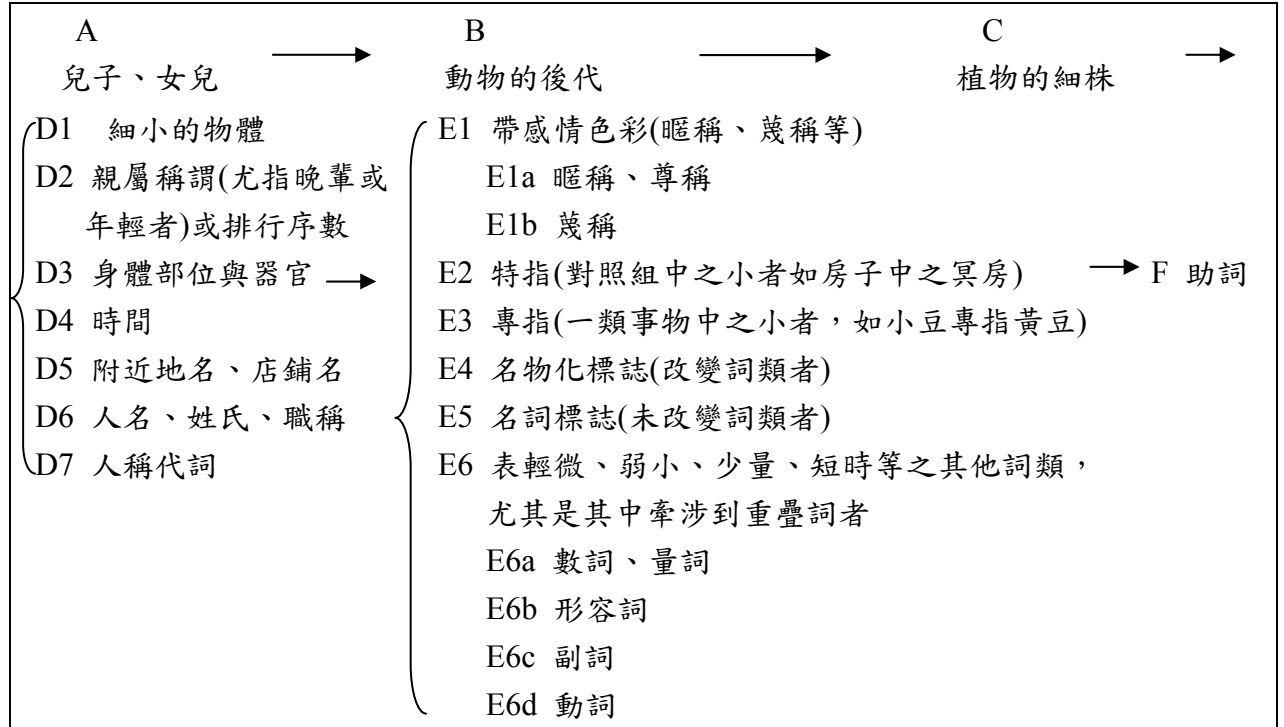


表二：語音總表

階段	組成	語音變化	
		韻	調
1. 複合階段	根詞 + 小稱詞		連讀變調 (分變式)
2. 詞綴化	詞幹 + 小稱詞綴		變調合併或小稱 詞綴輕聲化
3. 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輔音韻尾脫落，元 音發生變化，陰聲 韻變陽聲韻	變調持續合併 入聲變舒聲
4. 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 單詞	口元音變鼻元音	
5. 鼻音尾脫落	鼻化韻單詞	鼻音尾脫落	小稱調發展完成 (合變式)

6. 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 (帶小稱調)	陽聲韻變陰聲韻	喉塞音增生
---------	-----------------	---------	-------

表三：小稱詞語義、語用與語法上的語法化輪迴



表四：語音 A 表：取代式

階段	構詞成份	語音變化	
		音段(韻)	超音段(調)
1. 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連讀變調 (分變式)
2. 詞綴化 (取代式)	詞幹+小稱詞綴		變調合併或小稱詞綴輕聲化
3. 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輔音韻尾脫落，元音發生變化，陰聲韻變陽聲韻	變調持續合併 入聲變舒聲
4. 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單詞	口元音變鼻元音 韻母合併	
5. 鼻音尾脫落	鼻化韻單詞	鼻音尾脫落 韻母持續合併	變調持續合併
6. 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 (帶小稱調)	陽聲韻變陰聲韻	小稱調發展完成(合變式)
7. 重新分析	根詞+單韻母小稱詞		

表五：語音 B 表：合成式

階 段	構詞成份	語 音 變 化	
		音段(韻)	超音段(調)
1. 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1+1)2 音節		連讀變調
2. 詞綴化 (化合式)	根詞•小稱詞 1.5 音節	韻母拉長 舒聲韻變入聲韻	a. 曲折調產生 b. 中插式喉塞音增生 c. 喉塞音移至韻尾
3. 重新分析 (喉塞音成為小稱詞)			
4. 丟失階段		入聲韻變舒聲韻	喉塞音尾丟失

這次的更動有幾點需要特別說明：

- 1、語意上只作小幅度的調整，最主要的是在名詞方面增加了 D5 附近地名、店鋪名，D6 人名、姓氏、職稱，和 D7 人稱代詞。其次把暱稱、尊稱和蔑稱分開，因為在語用上他們的分別很明顯也很重要，雖然在語意上他們一徵性之隔而已。最後我們發現數量與量詞、形容詞、副詞和動詞加小稱形式的情形還不少，為了容易辨識也將它們分成 a、b、c、d 四類。
- 2、在語音方面最大的變動是在詞綴化階段把二個詞素的合併分成取代式與化合式。取代式顧名思義是用 n/ŋ 或官話的 r 去取代原先的韻尾，但合成式是原來的小稱音節與詞幹音節由兩個音節節縮成一個半音節(王洪君 1999a, 1999b, 王福堂 2005)。
- 3、在原來的取代式架構底下(表四)，我們研究的最大發現是鼻化韻母跟兒化韻母一樣會發生趨同的變化，這種現象王福堂(2005)也曾用太原、濟南、北京、山東德州、陝西志丹、大同、山西忻州、山西長治、成都等方言點的資料來說明歸併的情形，可惜他沒有區分鼻化與兒化，因此也不容易看出引起趨同現象的真正語音條件為何。¹

根據我們在鄂東幾個方言點武漢、團風、陽新(三溪)、陽新(興國)的調查，四地鼻化後元音歸併的情形如下：陽新(興國)：6，陽新(三溪)：3，武漢：4，團風：2。我們也進一步發現團風歸併後的元音為 [ɛ] 和 [ɔ] 而且以 [ɛ] 佔大多數，演化如果到了這個地步就很可能引發重新分析，而把 [ɛ] 認定為小稱標誌而啟動另一輪的語法化輪迴的演變。根據這四個方言的共同演變方向與趨勢我們也斷定浙江定海以及河南的獲嘉(D 層)和山西孝義方言應該早期也經歷過 n 化小稱以及它所引發的元音合併的一層。

¹ 關於 n 尾、ŋ 尾、r 尾加綴對韻腹影響的較詳細討論請參曹逢甫、石曉婷(2006)。

根據相同的理據，我們也推定分布範圍從河南北部如獲嘉、長垣一帶至晉東南、晉中的所謂 Z 層應該不是端木三(1990)和王洪君(1999a、1999b)所指出的 [+BACK][+ROUND] 語音特徵所引起的而是 η 尾綴所引發者，因為鼻音 n 所引發的元音趨同有向 [ɛ] 集中的趨勢，而由鼻音 η 所引發者有向 [u] 與 [o] 集中的傾向。

兩個音節節縮的過程中下列幾個重大的語音變化可能發生，但不是一定會發生：(一)基詞的主要韻母可能變長。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假定原來音節為 IMNE 那個根據節拍理論，他們可能合佔兩拍，而原來獨立的 n/η 也佔兩拍。但當它們組成合音之後它的組成依然是 IMNE，但它現在有比原來音節多了半拍的時間，這半拍當然都會劃歸主要元音，因此它就可以變為長音。基於同樣的道理，原來的調大半的情形都只有二個調素(toneme)如 55、11、24、53 等，現在節拍變長了，它就可以發展出 553、113、242、535 等帶有曲折的長調，這種長調事實上發生在山西聞喜方言的 Z 變音，以下就是該方言 Z 變調與單字調的對應表(圓括號內為單字調值和今調值，方括號內為中古調值)：²

- 241(←31 陰平[清平])
 (←44 上聲[清上、次濁上])
 (←53 部分去聲[部分清入、次濁入])
 551(←213 陽平[濁平、全濁入])
 (←53 部分去聲[去聲、部分清入、次濁入])
 213(←213 陽平[全濁上、濁去])

曹逢甫、石曉婷(2009)在台灣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各地閩南語中與小稱詞“a”產生合音的基詞不論是什麼調都傾向於和 a53 共同組成 353 或 553 的曲折調。

當人們在發某些曲折調，尤其是其中的降升調如上引聞喜方言的 213 調或華語的上聲 214 調，很容易在轉折的地方發生喉塞音，趙元任先生早在 1928 年在浙江調查黃岩方言時就已經注意到這個趨勢，他在《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中說，浙江黃岩方言“上聲字單讀時(尤其是陽上)，當中喉頭關一關，作一個‘耳朵’音，把字切成兩個音節似的。他又在《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1934)一文中具體指出黃岩方言中的 [ɔ³¹³] 實際發音為 [ɔ³¹:ʔɔ³]。

王福堂(2005：244-45)也指出“孝義方言的降升調(上聲和陽入)還使整個音節發生分裂：聲調在下降到最低點時，產生一個很強的喉塞切斷音節，然後喉塞迅速解聲調繼續回升的階段”。他並舉了十多個例子，“耳”和“鼻”就是其中兩個。

- 耳 ɛər [əʔ⁴² əʔ²³]
 鼻 piəʔ₂ [piʔ³¹ ə¹²]

這種因為發音困難而產生的喉塞音因為嚴重破壞漢語的音節結構，因此如果它要繼續存在的話，一定得遷往一個較合適的位置，因此它很可能被遷往韻尾與弱化了了的 -p, -t, -k 一起。又如果到那時已經除了聲調以外沒有其他的成分(如鼻音尾

² 取自王洪君(1999b，頁 217)

或鼻化韻)能顯示它們是小稱標誌,那麼喉塞韻尾就有了標誌小稱的功能。最後,因為它並沒有發生實質的音,因此很容易就消失不見了。

鍾榮富、鄭明中在 2007 年發表於 *Language & Linguistics* 的論文中,根據林立芳和莊初昇的研究曾報導了粵北土話與喉塞音有關的三類小稱變音:(一)周田、上窰、白沙、腊田、犁市出現的中塞式,其中前二者只有一種變韻方式而後三者有兩種。(二)韻尾式的喉塞變音出現在梅村、石塘、桂頭、北鄉。在這四方言點,喉塞已移往韻尾因此不再有把一個音節切分為二的作用。(三)舒化式,屬於這一類的方言點有長來、長江和烏逕。在這些方言點喉塞音已完全丟失但在調上的表現還可以分成兩類:長江和長來有特高升和特低降調,明顯地有元音拉長的情形,而烏逕則促升調已完全融入一般的舒聲調。鍾和鄭曾利用最新的優選理論對這組方言的小稱變音提出了分析,也曾引用林立芳等之研究提出這三組出現的順序,即中塞式最早,後塞式其次,而舒化式殿後,可是並沒有提到小稱喉塞音的起源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三個假設:

- 1、閩南語的鼻化韻和喉塞韻與廣東話的長元音都與小稱詞的加綴有關,而最有可能引發一連串音變的始發者的小稱詞是鼻韻尾。
- 2、河南北部、晉東南與晉中可能都有 D 層和 Z 層兩層,而 D 層是 n 韻尾所引發的,Z 層是ŋ韻尾所引發者。
- 3、-n/-ŋ最終來源如果考量它們分布之廣以及受影響層次之深應該是普遍存在於中南半島諸國及中國境內的苗瑤壯侗語言中的困(kian)而不是北方下來的“兒”或“子”。

為了証實或推翻以上三個假設,我們擬分三年來進行計畫,以一年研究一個假設為度。因為目前的資料都還不齊全或太簡略,因此我們需要每年到關鍵地區進行調查。第一年我們打算在河南及山西一帶的晉語區進行田調。第二年選定江西贛語區。第三年我們打算再到湖南進行田調以蒐集更多湘語與閩南語、客語、廣東話共同的底層部分。

二、執行過程

(一) 第一年

第一年田調的地點乃山西省中部的忻州市、北部的大同市、東南部的陽城縣及南部的聞喜縣。這幾個方言點在地理上距離江蘇、浙江這些傳統上認為是鼻音尾/鼻化小稱的大本營比較遠,文獻中也很少人提及東南方言以外的方言存有鼻音尾/鼻化小稱,然而,據我們觀察方言資料的結果,認為山西省東南片、南片的幾個方言點確實存在著鼻音尾/鼻化小稱的殘跡。我們在 2006 年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的第二期,調查了河南省、湖北省的小稱變韻獲得了很大的收獲,因此,我們希望進一步往北調查與河南同為晉語區的山西方言。

山西省內方言都屬於晉語區,具有「仍然保留入聲」這項語音特點,此外,

山西省南邊多數的方言還擁有和河南省獲嘉話、濟源話等雷同的小稱變韻模式，我們認為河南北部、晉東南與晉中可能都有 D 層和 Z 層兩層，而 D 層是 n 韻尾所引發的，Z 層是 ŋ 韻尾所引發者。根據我們的調查，這一種以「改變韻母讀音」作為表達小稱的手段在河南與山西東南部、南部都很常見。文獻上一般將這樣的小稱變韻視為「子變韻」，也就是認定『變韻』是由「子」這個小稱詞與詞幹的互動之後所產生的現象，但是，我們認為把這些變韻都與「子」這個詞綴綁在一起，並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再者，在「本字」的考究上，也沒有太多人做過研究。綜合上述幾點，本計畫決定詳細地研究這些方言點的音變模式，再從語音/音韻去做推導。

至於山西省中北部的忻州方言和大同方言，我們主要著眼於「入聲」這個語音特點。根據文獻記載，這兩個方言都有很明顯的舒聲促化現象，但並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能解釋促化發生的原因。忻州和大同兩個方言點不存在小稱變韻，再加上受普通話影響頗深，廣泛使用兒化和重疊作為小稱手段，是故，促化的形成是否和粵北土話一樣為喉塞小稱的殘跡，則是本次調查的重點。

本次的調查材料是一份小稱語義詞表、一份促化詞表/變韻詞表，用來再次確認文獻上的記錄，而小稱語義詞表所收錄的詞項都會匯入語料庫中，便於方言和方言間的交叉比較。我們的調查方式是採一對二的訪談方式、錄音、再轉寫。希望藉由當地人兩人一組的討論，喚起更多對傳統詞彙的記憶，另外，此種交流方式也有利於破除普通話的干擾。

我們在晉東南的陽城縣與晉南的聞喜縣調查到了小稱變韻的現象，由於這兩個縣城地處偏僻，和外界交流較少，連帶受普通話的影響也較小，所以和文獻上的記錄相去不遠。相較之下，我們在晉中忻州市和晉北大同市的調查結果就比較不理想，由於這兩個地區都市化程度較高，語言接觸和人口流動頻仍，受普通話的影響甚鉅，喉塞尾已逐漸消失，其中，尤以距北京三小時車程的大同市丟失最快，整個調查過程中，僅兩名 70 歲上下的老太太保留較多的入聲，實在可惜，除了促化現象不復存在外，忻州和大同調查到的韻母則和文獻上的記錄多有分歧。

調查了山西由南到北四個方言點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晉南的聞喜方言是以韻母拉長的方式來表現小稱語意，而晉東南的陽城方言，除了文獻上所寫的韻母拉長外，此次調查更發現變韻後的韻尾竟有喉塞音的產生，也就是出現了像粵方言「長入調」的語音特色；山西中北部則沒有小稱變韻的現象，入聲也僅剩喉塞音，且越往北部喉塞尾消失的越快，舒聲促化也呈現消退的狀態。

(二) 第二年

此次調查地點為江西省。江西省位於交通樞紐之處，在歷史上它是北方和南方民族與方言的集散之地。客語和贛語便是在此地產生水乳交融作用，而導致現今客贛方言難以劃分。我們從江西北部一路往南行，路經南昌、高安、樂安及最後一站南康，每處安排四位發音人協助調查，分別探討不同的語音-構詞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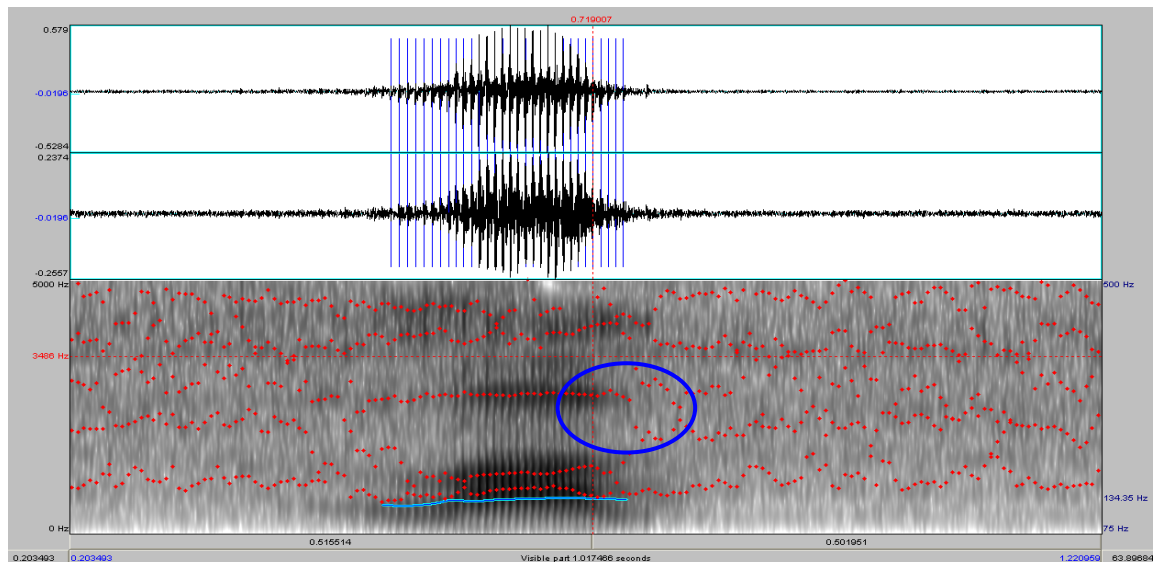
1、南昌：

本行第一站來到江西的首都南昌。我們要調查的是入聲韻尾的演變情況。根據 Mathew Chen (1973) 探討漢語入聲韻尾語音變化看來，原本的韻尾[-p,-t,-k] 會先弱化成[-ʔ]最後丟失[-Ø]，是為規律的語音演變方式。然而根據調查的結果顯示，南昌入聲字目前大抵從韻尾[-p,-t,-k] 弱化成[-t]，最後再弱化成[-ʔ]。此屬音韻系統內的音變(phonological sound change)。然而，在調查其他非入聲的字彙時，亦發現有非入聲字，卻以[-ʔ]為韻尾的字，初步推測是由於小稱加綴的結果，如指 tseʔ3、角 kaʔ5、粒 liʔ3、滴 tiaʔ3、鑷 nieʔ5 等字。此為詞素音位音變(morphophonemic sound change)。

2、高安：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高安方言出現邊音韻尾，在其他方言為[t]結尾的入聲字，在高安皆為[l]結尾。在漢語音韻系統中，這是很少見的現象。漢語音韻系統符合 sonority hierarchy principle(henceforth SHP)，邊音屬於 high sonority，因此高安方言似乎違反 SHP。為此，我們試圖用曹(2006)提出「小稱語法化輪迴」做解釋。在 2011 年 1 月出發到高安做實際田野語料採集。運用 praat 分析後，發現當地可能已受到普通話的影響，原本預期為邊音韻尾的字，皆變成開口韻。因此，從歷史演變角度來看，高安發生促聲舒化。

圖一、praat 分析邊音韻尾。分析原理：[l]的 F3 下降，並且會持續一段時間。
例子：納[la]



3、樂安：

本次調查的是樂安萬崇話。根據邵慧君、萬小梅〈江西樂安縣萬崇話的小稱變調〉一文指出，當地的小稱變調有高平變調和高升變調兩種，有些具小稱義，有些無。另外，陰平字的調值有「元音延長」之現象，即 35→335；而在去聲 213 的降升調中，調值在中間最低值有「喉頭緊縮」的現象，我們懷疑那是小稱的表

現型式之一。根據此兩項語言事實，我們首先參考余干縣、吉安縣方言的去聲字，其特色是去聲調中間有[ʔ]把一個聲調分為兩段。我們發現的確樂安大部分的去聲字如同其他縣一般，均有中塞式[ʔ]的現象，如表六：

表六

	余干縣、吉安縣方言	樂安方言
青豆	tɕiaŋ 55 t ^h eʔ 21 eu 12	tɕiaŋ 23 heʔ 12 eu 12
河岸	ho 21 ŋōʔ 21 on 12	ho 44 ŋoʔ 22 an 21
六	tieʔ 21 eu 12	tieʔ 21 eu 12
樹	tɕyʔ 21 y 12	suʔ 21 u 22
路	luʔ 21 u 12	luʔ 21 u 12
飯	fãʔ 21 an 12	faʔ 21 an 21
硬	ŋãʔ 21 aŋ 12	ŋaʔ 21 aŋ 12
冰雹	pen 55 p ^h aʔ 21 au 12	pin 24 phaʔ 1 au 12
病	p ^h iãʔ 21 aŋ 12	phiaʔ 21 aŋ 12

然而，我們也觀察到原本應該是中塞式的字，到了樂安卻以後塞式的方式表現出來，如表七：

表七

	余干縣、吉安縣方言	樂安方言
白	p ^h aʔ 21 a 12	paʔ 33
穴	Cyeʔ 21 e 12	Cieʔ 33
合	heʔ 21 ə 12	həʔ 42

最後亦觀察到[ʔ]丟失的情況，如表八：

表八

	余干縣、吉安縣方言	樂安方言
妹	muaʔ 21 ai 12	me 22 e 12
薄	p ^h o 21 o 12	p ^h o 44
字	ts ^h iʔ 21 i 12	ts ^h i 42

4、南康：

南康主要方言為客語。台灣客語保留完整鼻音韻尾，而根據文獻記載南康發生了鼻化現象，這讓我們思考：是什麼樣的因素促使南康客家話發生鼻化現象？閩南方言的鼻音韻尾也有鼻化現象產生，但總共也只有四分之三發生鼻化以及丟失鼻音，其他鼻音韻尾仍保留，但為何會有如此不平衡的現象呢？用曹(2006)提

出「小稱語法輪迴」做解釋能夠得到很合理的說明。我們也會作跨語言比較，透過比較法找出小稱詞原始的樣貌以及語音和語意演變的途徑。

一般來說，發生鼻化現象後鼻音會丟失。有趣的是，我們發現南康客家話產生鼻化現象，但鼻音韻尾沒有丟失，表示南康客家話正處於一個過渡期。中古為鼻音韻尾，產生鼻化現象後，鼻音應該會丟失，但部分語料顯示仍保留著，假設後面有小稱詞加綴上去，因此保留著鼻音。也就是說，目前看到的鼻音可能是小稱詞殘留下來的遺跡。

根據「小稱詞語法化輪迴」的語意特性為基準，將南康客家話做分類如下表。

表九

日常物品	毯、傘、線、鑽、扇、衫、燈
常用動詞	挾、騙、辦、見、慣、翻、喊、熬、哽、崩、矛盾
常用形容詞	懶、癩、淡、冷、硬、溫、黃、恩
動植物	柚、穀、鱧魚、雁、蟾、糠、橄、桃、竹筍、蚊、根、鱗、楔
單位量詞	間、面、片、單、餐、縣、巷、三、盆
身體部位相關詞	拳、汗斑、掌、額、痰、筋
自然	湯、岸、窗、醬、光、江、礦、星
空間	廳堂、門

經過審視，我們發現此部分語意和小稱語法輪迴相符合。因此推測一個由「囡」[*kian]弱化而來的鼻音小稱尾。

(三) 第三年

本年度主要研究湘語中特殊的語音現象，如長沙與雙峰方言的鼻化元音，以及溆浦和瀘溪方言的聲調，裡頭皆存在無法用傳統音變規則解釋的異常現象，有可能是受到小稱詞的影響，但仍須實地走訪驗證。我們將湘語語音的相關文獻做一整理後，從其中找出許多異常音變字即為本次調查的主要例字。但其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一為文白異讀，二則為聲調變調。在湘語的參考文獻裡雖然有部分註明文白讀，但多只是列出單字，而少有列出例詞。對於非以湘語為母語的我們，文白讀之間的分野不易拿捏。權宜之計只好在調查字表先列單字，待田調時再詢問發音人該字讀音的關聯詞。聲調方面則是在田調之前所查閱到的資料皆只列出本調，無法得知該方言是否有連讀變調，以及其變化的環境及規則。這樣的疑問一樣只能留待田調時徵詢發音人。

這次田調的發音人主要尋找五十歲以上的當地居民，一個調查點四位，男女各半。在長沙市，發音人對於母語的自覺還算強烈，但文白異讀在此成為十分棘手的問題，即在他人研究中記載的文讀音，常會被發音人判定為普通話，之間的分野不若台灣閩南語那般清楚。另外，因為字表上列的大多為單字，發音人的讀音往往與記載不同，必須與發音人再作確認，對方才想起確實有這個讀音，並說

出關聯詞。雙峰的語音現象最知名的即是濁聲母的留存，在已完成濁變清規則的方言群中獨樹一格。雙峰另一個語音特點是具有豐富的鼻元音，展示鼻音演變的規律，而其中有些上古不屬於鼻音尾，在此卻唸鼻元音。在雙峰我們發現發音人的性別選擇會產生問題，因為女性發音人可能從外地嫁過來，因此語言方面會有些許差異。例如我們要調查是永豐鎮方言，然而有位女性發音人是來自梓門橋鎮，好在差異不大，讓我們的語料更加豐富。

我們發現長沙和雙峰方言中有許多例字，中古音為鼻音韻尾，但現在卻變成口元音，而同攝的其他利字卻仍帶有鼻音尾，因此詞彙擴散理論是無法解釋這些例外現象的。而小稱詞透過語意和語用的選擇，附加到本字進入合音階段，使得口元音帶有鼻音尾，接著產生鼻化，最後邁入去鼻化階段。長沙話和雙峰話例外字成為經過小稱詞語法化輪迴的殘跡(亦或說證據)。以下將例外字分成三類型，第一是中古為鼻音韻尾，而現在音改變為口元音(如表十)；第二是中古非鼻音，現為鼻音尾(如表十一)；第三是中古為入聲韻，現在是鼻音尾(如表十二)。

表十：中古為鼻音，現在為口元音

攝	方言	例字	中古音	現在音
咸	長沙	杉	*ʃam	sa
臻	長沙	很	*vən	xə
咸	長沙	岩	*ŋam	ŋai
山	長沙	雁	*ŋan	ŋai
山	長沙	轉	*tiwən	yai
山	雙峰	款	*k ^h uan	k ^h ua
山	雙峰	還(有)	*ziuan	vai
山	雙峰	拳	*gjuan	dzyẽ / dzy
江	雙峰	胖	*p ^h uan	p ^h əu
梗	雙峰	螢	*vueŋ	io
山	雙峰	雁	*ŋan	ŋa
山	雙峰	顏	*ŋan	ŋa
山	雙峰	岩	*ŋan	ŋa13
咸	雙峰	杉	*ʃam	so55

表十一：中古為口元音，現在為鼻音

例字	攝	中古音	現在音
皺、縐	流	*tʃiəu	tsoŋ

表十二：中古入聲韻，現為鼻音尾

攝	方言	例字	中古音	現在音
山	長沙	凸(訓讀字)	*t ^h iet	koŋ
臻	雙峰	佛	*biuət	xən
梗	雙峰	拆	*t ^h ak	ts ^h õ

梗	雙峰	軌	*ʔak	uã
---	----	---	------	----

溆浦的發音人對於自己母語的自信不像長沙市那樣強，有些讀音必須主動向發音人確認，對方才會坦然回道「是有這個讀音，不過是很土的音」，顯示在發音人心中可能存在兩套系統，一套是在地說法，一套則是用來與外界交流，而中間的界限似乎又不能全然用傳統的文白異讀來劃分。瀘溪調查的主題有聲調和鼻元音。然而經過實地調查後，發現鼻元音已走向口元音了，這點在聲調的調查上也可觀察得到，有很多之前文獻記載的讀音都已不復存，這點可能與浦市的發展歷史有關。因地勢使然，浦市自古便是湘西的門戶，並為水陸交通的樞紐點，鄰近地區的貨物皆匯集至此轉為河運，順著水流輸送到遠方城市，人口組成自然複雜，更加速的語言的演化，若不趕緊記錄，就可能流失許多寶貴的語言現象。另外，女性發音人的選擇在瀘溪又浮現另一個問題，即他們會否絕一些在認知裡較為粗鄙的字，如「我們都是很有禮貌的，不會講這種字」，但事後詢問其他男性發音人，卻是確有其字；但在另一方面，女性發音人有時也能補足男性發音人未考量到的地方，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湘語辰溆片方言存在部分中古濁聲母平聲字今讀陰去調的特殊情形，這些例外字在今仄聲濁音清化的洪流中甚至還保留著全濁聲母，顯得更為突兀。歷來雖然有數篇研究指出這個現象，但卻無出現合理且一致的解釋：有的認為與使用頻率有關，有的認為是過去小稱音變的遺跡，另外還有研究推測是中古濁平調與清去調合流後再度分化的產物。我們以曹逢甫(2006)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輪迴」的概念來作解釋，發現此項聲調合流的現象極有可能是由小稱加綴所引發。在印證的同時，我們也釐清了辰溆片內部方言間的互動情形：對例外字詞分布的整理可以發現此項音變現象的起源地與辰溪辰陽十分接近，之後再向四周發散；音變造成的聲調類型也與地理分布息息相關。此外，我們對陰去調曲折調型類型的討論也與過去針對粵北土話曲折調的研究相契合，亦即曲折調會導致喉塞音的增生，而非相反的發展順序。最後，不管是小稱的整體推演，或是對曲折調的相關論述，都進一步證明了「語法化輪迴」理論對漢語東南方言小稱音變的通用性。

(四) 結論

本計畫的研究打破了學界的迷思，證實漢語其實並非孤立語，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的確存在著構詞和音韻的互動。漢語方言由構詞所引發的音韻變化如閩南語的鼻化韻和喉塞尾以及廣東話的長短韻腹一向是學界爭論不休的議題，我們的研究成果指出一個新的解決的方向來重新思考這些議題。此外，我們的研究也正視漢語東南諸方言形成時所帶進來的底層效應，並且經由對漢語方言音節結構限制和音節合音的機制與過程有更新更全面的認識，對音節理論作出貢獻。

三、具體研究成果

本計畫執行三年，成果豐碩。有兩位碩士生兼任助理將研究成果撰寫成碩士畢業論文，另有期刊論文二篇、專書論文一篇及研討會論文四篇。專著《漢語方

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縱橫談》也在準備中。

(一) 碩士論文

謝音琪. 2011. 小稱變韻之元音拉長與喉塞音增生：從聞喜、陽城方言談小稱詞演變. 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論文.

彭凱筠. 2012. 江西南康客家話鼻化韻和喉塞韻的兩種來源. 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論文.

(二) 期刊論文

Tsao, Feng-fu, Quang Kim Ngọc and Trần Thị Thu Hà. (已接受). A semantic and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of the diminutive marker in Vietnamese and those in the Min dialects of china. *JCL*.

曹逢甫、陳彥伶. 2012. 《彙音妙悟》裡的小稱音變. 《語言暨語言學》13.2: 221-246. (SSCI & A&HCI journal)

(三) 專書論文

曹逢甫、石曉婷. 2011. 從福州、南昌、閩南方言的比較看漢語音韻中的兩種喉塞韻尾. 載張榮興主編《語言與認知：戴浩一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頁449-466. 台北：文鶴.

(四) 研討會論文

Tsao, Feng-fu and Kai-yun Peng. 2011. The Diminutive Sound Change in Nan Khang Sub-dialect of Hak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44).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Mysore, India. Oct. 7-9, 2011.

Tsao, Feng-fu and Guan-yu Chen. 2011. Another Source of Glottal Stop Ending of Gan Dialect(贛語) in Jiangxi province(江西).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44).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Mysore, India. Oct. 7-9, 2011.

Tsao, Feng-fu and Yin-chi Hsieh. 2010.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mains of Nasal Vowels/Nasal Coda Diminutives – A Study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uthern Min’s Glottal Stops/Nasal Vowels and Guangzhou’s Long Vowe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43). The Centre for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Lund University. Oct. 15-18, 2010.

Tsao, Feng-fu and Yen-ling Chen. 2009. Diminutive-induced Sound Changes in the HuiYīnMiàoWù.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42). Payap University, Chiang Mai, Thailand. Nov. 2-4, 2009.

參考書目

- 丁聲樹、李榮. 1981. 《漢語音韻講義》.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洪君. 1987. 〈山西聞喜方言的白讀層與宋西北方言〉. 《中國語文》196:24-33.
- 王洪君. 1994. 〈漢語常用的兩種語音構詞法-從平定儿化和太原嵌l詞談起〉. 《語言研究》26: 65-78.
- 王洪君. 1999a. 〈獲嘉方言Z變韻中蘊含的時間層次〉. 《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王洪君. 1999b. 《漢語非線性音系學:漢語的音系格局與單字音》.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洪君. 2004. 〈從山西聞喜方言的小方言差異看Z變音的衰變〉. 《語文研究》.
- 王福堂. 2005.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 北京:語文出版社.(第七章:儿化韻、第八章:子變韻)
- 伍巍. 2003. 〈廣東曲江縣龍歸土話的小稱〉. 《方言》1: 54-60.
- 朱曉農、寸熙. 2003. 〈韶關話的小稱調和嘎裂聲〉.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 346-354.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朱曉農. 2004a. 〈浙江台州方言中的嘎裂聲中折調〉. 《方言》3: 226-230.
- 朱曉農. 2004b. 〈親密與高調一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 《當代語言學》3: 193-222.
- 江敏華. 2006a. 〈由鼻化型和鼻尾型小稱看吳語金華方言韻母層次的歷史演變〉. 《清華學報》36.2: 523-541.
- 江敏華. 2006b. 〈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 《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419-438.
- 李 榮. 1957. 《漢語方言調查手冊》. 北京: 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 廈門大學.
- 沈明. 2003. 〈山西方言的小稱〉. 《方言》4: 335-351.
- 辛菊. 1999. 〈翼城方言“子尾”的特點〉. 《語文研究》1: 64-66.
- 邵慧君、萬小梅. 2006. 〈江西樂安縣萬崇話的小稱變調方言〉. 《方言》4: 309-315.
- 邵慧君. 1997. 〈吳語、粵語小稱變音與“兒”尾〉. 載鄧景斌主編《漢語方言論文集》, 頁112-141. 澳門: 現代教育研究社.
- 邵慧君. 2005. 〈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 《方言》4: 337-341.
- 侯精一、溫端政(主編). 1993.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天津: 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侯精一. 1985. 〈晉東南地區的子變韻母〉. 《中國語文》2.
- 洪惟仁、潘科元. 2008. 〈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第廿六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論文.
- 胡松柏等. 2009. 《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 南昌: 江西人民.

- 夏先忠. 2004. 〈湖南溆浦(盧峰)方言音系〉. 《廣西社會科學》5: 91-93.
- 孫宜志. 2007. 《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徐通鏘、王洪君. 1986. 〈山西聞喜方言的聲調〉. 《語文研究》21: 11-22.
- 徐通鏘. 1993. 〈寧波方言的“鴨”[ɛ]類詞和“兒化”的殘餘〉. 《徐通鏘自選集》: 70-87.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 袁家驊. 1960 [1989]. 《漢語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社.
- 馬啟紅. 2008. 〈太谷方言“土乞”字研究〉. 《語文研究》109: 95-99.
- 高玲芳. 2004. 吳徽語小稱研究-以慶元方言為例. 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 張振興. 2008. 〈從台灣地名“社”說起〉. 第七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北: 台灣語文學會.
- 曹志耘. 2001. 〈南部吳語的小稱〉. 《語言研究》3: 33-44.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系統》. 北京: 商務圖書館.
- 曹志耘. 2007. 〈湘西方言概述〉. 《語文研究》1: 42-47.
- 曹志耘. 2009. 〈湘西方言裡的特殊語音現象〉. 《方言》1: 18-22.
- 曹逢甫、石曉娉. 2006. 〈兒化小稱與鼻化小稱音變〉. 載鍾榮富、劉顯親、胥嘉陵、何大安編《門內日與月: 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臺北: 中央研究院.
- 曹逢甫、石曉娉. 2009. 〈台灣閩南語「仔」前變調的趨同變化: 社會語言學及音韻學的調查〉. 《漢學研究》.
- 曹逢甫、李金玉、陳秋河. 2008. A Semantic and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of the Diminutive Marker in Vietnamese and those in the Min Dialects of China. Hanoi: Vietna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etnamese Studies.
- 曹逢甫、李婉瑜. 2008. 〈武漢方言的小稱音變研究〉. 中國東南方言國際研討會. 香港: 中文大學.
- 曹逢甫、高婉瑜. 2009. 〈漢語現代方言鼻音尾小稱加綴與上古音之陰陽對轉〉. 第十一屆國際暨第二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 曹逢甫、劉秀雪. 2001. 〈閩南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佈關係〉. 《聲韻論叢》11: 295-310.
- 曹逢甫、劉秀雪. 2008.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 《語言暨語言學》9.3: 629-657.
- 曹逢甫、謝音琪. (待刊). 〈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的演變及其殘跡—從閩南語喉塞韻跟鼻化韻與廣州話長短韻腹的對應關係談起〉.
- 曹逢甫. 2006. 〈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 《漢語學報》14: 2-15.
- 莊初昇、林立芳. 2000. 〈曲江縣白沙鎮大村土話的小稱變音〉. 《方言》3: 236-242.
- 莊初昇. 2004a. 《粵北土話音韻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莊初昇. 2004b. 〈粵北土話的小稱變音〉. 載《韶華集: 漢語方言學論稿》, 頁130-152. 香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

- 郭建榮. 1989. 〈孝義方言降升調韻母中的間歇〉. 《方言》1: 9-10.
- 郭建榮. 1989. 《孝義方言志》.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陳小燕. 2006. 〈廣西賀州本地話的“-儿”尾-兼論粵語小稱形式的發展與演變〉.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42.1: 72-76.
- 陳秀琪. 2004. 〈客贛方言入聲韻尾的發展〉. 第十二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論文. 河北天津.
- 陳忠敏. 1992. 〈論吳語閩語兩種表小稱義的語音形式及來源〉. 《大陸雜誌》85卷5期: 35-39.
- 陳忠敏. 1993.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的實質〉.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53本第4分: 815-830.
- 陳忠敏. 1999. 〈論閩語的小稱〉載丁邦新主編[美國]《中國語言學報》專刊14.
- 陳昌儀. 1990. 〈餘干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1990(3): 180-191.
- 陳昌儀. 1991. 《贛方言概要》. 江西省: 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昌儀. 1992. 〈余干方言入聲調的不連續成分〉. 《方言》2: 125-127.
- 陳暉. 2006. 《湘方言語音研究》. 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喬全生. 1995. 〈山西方言“子尾”研究〉.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 55-65.
- 彭心怡. 2010. 江西客贛語的特殊音韻現象與結構變遷.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曾春蓉. 2007. 〈湘語聲調實驗研究〉. 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曾春蓉. 2009. 〈湖南瀘溪浦市話中的嘎裂聲〉. 《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 114-116.
- 賀凱林. 1999. 《溆浦方言研究》.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 楊時逢.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六十六.
- 萬幼斌. 1990. 〈鄂州方言的儿化〉. 《方言》2: 102-120.
- 熊正輝. 1985. 〈南昌方言的文白讀〉. 《方言》1985(3): 205-213.
- 熊正輝. 1989. 〈南昌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182-195.
- 劉倫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 鄭明中. 2008. 〈中塞式小稱在喉塞化小稱發展過程中的過渡角色〉. 《中山人文學報》26: 129-142.
- 鮑厚星、陳暉. 2005. 〈湘語的分區(稿)〉. 《方言》3: 261-270.
- 鮑厚星、顏森. 1986. 〈湖南方言的分區〉. 《方言》4: 273-276.
- 鮑厚星. 1988. 〈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方言的系屬〉. 《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5: 121-123.
- 鮑厚星. 2006. 《湘方言概要》. 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謝伯端. 2010. 〈湖南辰溪方言音系〉. 《方言》2: 179-190.
- 鍾奇. 2002. 〈廈門話的鼻化、喉塞韻〉. 載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頁263-27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鍾榮富、鄭明中. 2006. An Optimality-Theoretical Analysis of Diminutive Tones in Yuebei Tuhua. 漢語方言小稱詞小型研討會.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
- 鍾榮富. (待刊). 〈音節結構與漢語小稱詞之間的互動〉.
- 瞿建慧. 2005. 〈湖南瀘溪(浦市)方言音系〉. 《方言》1: 50-63.
- 瞿建慧. 2010. 《湘語辰溆片語音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顏森. 1989. 〈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 《方言》1:60-64.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9. The Common origin of diminutive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2.2: 21-47.
- Duanmu, San (端木三).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Dialects, MIT Ph.D. Dissertation.
- Jurafsky, Daniel. 1996.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 (3): 533-578.
- Tsao, Feng-fu (曹逢甫). 2008. Vowel convergence and reanalysis of the diminutive markers in dialects spoken in Hubei, Zhejiang and Henan. ICSTLL-41.